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二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賀前宰相葉西澗除侍讀

恭審渙發明綸晉登耆德琳宮詔祿優加典禮之崇翠
幄橫經允賴謀謨之益朝有壽俊國之典刑嘗聞自古
之為君大抵好臣其受教以虞書而考僅稽古之片辭

迨說命所陳始曰學之一字因以仰稽於二帝從而歷
考於三王有若虢叔有若南宮括有若散宜生固多輔
翼學於君疇學於務成昭學於西王國猶切咨詢此儒
道之大所以為萬乘之師雖天子之尊猶且取匹夫而
友矧是訓儲之舊德卓然名世之儒宗恭惟某官六經
老師兩朝碩輔王曰甘盤邈於野豈忘北闕之思湯於
伊尹學而臣嘗記東宮之舊煩公再起為國一來雖退
居珎館之間宜密侍金華之讀蓋冕旒雖貴而儒弁尤

足貴堂陞雖嚴而講帷未嘗嚴厥今聖德已極於高明
學力猶加之勉強初不以生知之質而忘其明辨之功
雖王求多聞固古訓之是監然國有大政捨故老以疇
咨敢以狂斐之言少效涓埃之助嘗讀伊川之訓似為
先生而言君德成就在經筵天下治亂在宰相願即正
黃扉之位庶少寬丹宸之憂仰惟本朝具有成憲呂晦
叔元祐之再入鄭忠定淳祐之重來皆由祠庭入侍羶
直矧俱以儲宮之師保而復登揆席於廟堂願公毋過

於執謙為世又開於新泰某欣聞麻制喜出門牆每邇
本以尋源知受恩之有自歌壽考維祺以祈台背顧方
養老以乞言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行即正朝而顙面

賀葉西澗拜左丞相

恭審渙發宸綸復司台柄考槃澗處未容綠野之遊東
山袞歸再為蒼生而起黼座記勲名之舊黃扉又風采
之新巖望具瞻國勢增重嘗伏讀中書之壁記因歷數
本朝之名臣李復古之重來趙中令之三入向文簡自

咸平當國繼相祥符王沂公於乾興東鈞復佐景祐還
曩時所坐之處皆斯道得行之時至若寬夫之為平章
公著之居次輔允為同列之盛此尤近代所無矧今登
庸與昔輝映恭惟某官一德元老兩朝師儒清時簫鼓
勝事園林固欲遂優游之樂大旱霖雨巨川舟楫正有
資宏濟之功矧救弊急於救焚而望公甚於望歲白駒
皎皎食我場藿寧忍晦藏束帛篋篋賁于丘園愈加尊
禮此慨然起於屢聘之後蓋將以寬乎九重之憂方今

大勢固似乎鎮安衆弊尚勞於梳剔離鴻雖集澤而鼉
鼉間為之跳舞振鷺雖充庭而鴟鵂尚慮於飛揚雲斷
峴山聲咽東流之水海環京口氣寒北固之樓甲寅之
報方殷庚癸之呼未諾此危機轆轤之頃正君子經綸
之秋必堯舜其君民為臯夔之事業仕宦至宰相初非
羨公圭卷晁之榮端委坐廟堂自可措天下泰山之重
其一寒有素百拙無庸念豐水迂儒誰歟待國士以國
士拜抗山大造幸甚為門生之門生揆分僥踰托身造

就一瓣香為曾子固實受賜於歐公新進士謝馬商孫
當歸思於裴皞況今三賢之謀政是必二般而用人自
慚竊衣鉢之餘又獲囿甄陶之下葉子昂愈光清德已
屢形天語之褒王岩叟不出他門深有賴化鈞之造

賀憲使李肯齋除將作監兼京尹

奏最憲臺陞華匠監商邑翼翼為準則於四方師尹巖
巖聳觀瞻於衆望神京增重輿論歡馳某官識貫古今
名溢宇宙家傳忠正宛然乃祖之服勞學有本源豈特

厥子之肯播麾節屢持之後縉紳爭誦其名嘗記執事
丞農扈之時曾舉大易為先帝之告其議論每根於理
皆家庭所得之真謂以九居五以六居二位各當之卦
十有六其卦宜多亨利而二五之辭多艱以六居五以
九居二位不當之卦十有六其卦宜多悔吝而二五之
辭多吉蓋以君道以剛為主不患其不剛患無柔以濟
其剛之偏臣道以柔為恭不患其不柔患無剛以裁其
柔之過使伊川及見必言此學之有傳儻誠齋復生自

謂吾識之未到矧今魚水一堂之會雲龍千載之逢少
馬輦轂之最聞行矣冕旒之柄用盡推行於所學大經
濟於明時其於輔君德則必能以高明柔克者見之條
陳其於盡臣道則必能以沉潜剛克者見之施設以弘
祖烈以展忠忱某拆襪短才濫巾末第立身行已惟知
實地之可憑洗手奉公粗謂仰天而無愧初筮二水之
戶誤為兩臺所知遂為朱轡皂蓋而來得泛紅蓮碧水
之勝湖南之幕多賓客有愧諸賢冀北之馬無留良尚

祈一顧甚欲先景星鳳凰之覩或可為明月烏鵲之依遊
鄭公之鄉既稔聞於至德為肯齋之客誓不負於師門

賀吉守倪倣齋魚倉闕省闈座主

侯藩奏最庾節陞華帝曰大江以西孰司民命公為良
吏之表有偉政聲詔雨九天驩雷一道某官所立顏氏
之卓爾其氣孟軻之浩然科第非為求溫飽之圖學問
直欲造聖賢之地三聲雷繞鴻臚驚殿上之傳五色雲
呈大史奏榜中之瑞試以本朝而考孰擅甲科之稱在

元豐則陳瑩中以鯁直名在元祐則胡康侯以剴切對
俱以三名之雋裒然一榜之中寫之汗青爛然忠赤仰
惟執事卓繼前修蓋嘗伏讀昕庭大對之篇屢為累科
狀元之冠謂時哉不可失而幾者動之微爰治世則以
年穀粗登為苟安警明主則以邊境庶定為當慮以言
乎正朝綱則歸之於去例用法以言乎強國勢則歸之
於居重馭輕鄙視公孫諛佞之辭突過董子迂緩之說
儻使早躋於大用斷能盡展於宏謨試行前日之所言

詎止今日之小補而乃廉馭郡符而出荐膺使節之榮
載惟庾臺最係民脈憶昨淳熙之際適丁浙東之飢維
我方公欽哉帝命念民生之未遂知宸慮之軫憂謂一
道所係莫重於常平而七事之條皆關於民瘼或言流
移之當卹或言檢放之宜先或言五等之遇灾者當免
歲租或言上户之減價者合行當典遠取富鄭公活飢
流之法近述趙清獻行賑濟之規凡當時修荒政以聚
民盖其學為生人而立命慨先儒之既往幸美意之可

尋矧今水旱相仍飢饉猶有蒸民乃粒邦作乂孰與奏
艱大田多稼穀不穰誰其發廩敢以紕陽夫子望吾儆
齋先生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舉子戰春晝曾誦聖俞
和同列之詩御史肅霜威喜聆涪翁稱監試之句雖艱
甚間闕之四舉猶幸而忝竊於乙科初筮零陵訪漫郎
三吾之迹挈來橫浦尋漁溪一脉之原誤蒙部使者之
知俾玷邑大夫之職具柰學非子賤賢不安仁敢不於
催科撫字之間審所謂先後本末之序惟是出門牆之

舊聳然覩綸綍之新東坡乃歐文忠之門生既夙蒙於
陶鑄昌黎為鄭相公之屬吏深有賴於帡幪

代王憲賀常蒲溪入察

光奉丹綸肅持白簡龍飛天子重六察之事權烏府先
生新一臺之風采縉紳聳動殿陛尊嚴恭惟某官孟氏
之氣浩然顏子之立卓爾有犯無隱何問宰相尊諫官
卑獨立不羣所謂舉世濁衆人醉疇若予采簡在王庭
仰觀法筵第一義之陳大振御史總百官之職勇於排

擊赫然奮揚蓋榻前一磚正是臣子慨慷極言之地然天下多事始為聖哲馳騁不足之秋况方今皆曰粗安而大勢亦云僅定時弊極論似不煩岩叟之力言近侍戢姦初何待劉庠之太激然而安者危之伏泰者否之招有絕人之資而無可畏之防先正所以為明主慮建久安之勢而成長治之業有識所以為世道思夫既抱愛君憂國之忠而又遇明目達聰之聖一士諤諤百寮師師矧今樞臣即公同譖首蘭宮之選等是科名踵栢

臺之除居然步武益聽直聲之著旋躋宥府之榮源流
本出於一家事業相輝於兩地自裏行揆政柄將並美
於克俞由監察踐台階且匹休於微仲某驅馳所至覆
幬是依覩御筆之新除激愚衷而深喜之子駿福星之
譽正欠一勾誦山谷威霜之詩幸寬三尺

代南安守賀洪雲岩尹京

顯膺帝綍坐鎮王畿仰京邑之皇皇壯哉天府瞻師尹
之赫赫知是雲岩除目一新輿論交慶某官家聲忠赤

學力老蒼泰山北斗之材名金鐘大鏞之器質真踐實
履居嘗輩諸老於咸淳忠言嘉謀直欲挈當今而堯舜
嘗考先正序於潛諸洪之譜乃知名宗同鄱陽一脉之
原不特參之派系而同抑且均此簪纓之盛兩家父子
衣鉢相傳一門兄弟埏甌競奏然平齋之後尤盛豈忠
宣之美得專若昔李方當家翰苑乃今伯氏即日盤洲
矧惟衆大之區尚煩經濟之手邦畿惟所止屹然吾國
之尊安商邑赫厥聲可以他人而彈壓伊欲聳四方之

壯觀其可無一代之名流厥今朝廷清明輦轂澄肅宮
禁既無宣索之旨權貴不聞干撓之風此包孝肅得行
其志之時而歐陽公難干以私之日上所嘉獎公其奮
庸自京尹而參政柄稽之故典由開封而拜宰相過此殊
恩

代賀吉守趙端齋除江西提舉

皇華典廋紫詔揚庭帝曰江右之民方茲困極卿為廬
陵之守乃以最聞不易地而建臺爰自天而錫命屬吏

聞風而起畏部民舞手以交懽竊惟度司最係民命自
李愷之請平糶首言發粟之方迨壽昌之奏置倉正為
便民而設自時厥後此意猶存或號常滿者蓋取儲積
而有餘或曰永豐者意在充裕而不竭武德則以義而
置貞觀則因社而名至我本朝重爾民食置場而糶則
始於淳化增價而歛則本於咸平以廣惠為政則嘉祐
之至仁以賑歛為心則慶厯之良法維我文公之出時
在淳熙之間浙東告飢使節將指冀上寬於宸慮拯寡

遂之羣生謂常平之制實關民命之司而七事之條允為天下之法或言當首寬於檢放或言當厚恤於流移或言上戶之減價者賞典未行或言五等之遇灾者歲租當免至述乎招徠廣米歷陳乎誘致海舟為吏而奉行不度者願以奏劾聞居官而老病無能者請以揀汰去惻怛而能愛民者暫以權攝用材力而堪任事者不當以常法拘遠取趙抃賑荒之遺規參用富弼活飢之成法蓋以關雎忠厚之意安吾鴻鴈離散之民是以盜

賊不起穀價不貴當荐飢之歲而獨浙東如有年關市
不禁澤梁無禁當急賦之起而獨浙東無橫斂此皆得
司徒聚民之政豈特侈皇華于隰之光真一道之福星
作九天之霖雨若然則朝廷之委寄夫豈在茶鹽之煩
苛某官志大而氣剛才高而識遠見諸議論漢忠鯁之
更生作為文章唐詞華之李白早表瑞芝之最又聯玉
笋之班上眷方隆朝論惟允紉薇紅藥宜晉陟於穹崇
白鷺青原乃尚煩於管領帝方疇於偉績民願借於我

公俾庀職於周倉用疏恩於漢節依舊棠陰之蔽芾聿
新絲轡之光華矧今飢饉方殷新陳未續曰暘而暘曰
雨而雨果何道以致祥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當視人而
如己猶幸所在義倉之積不如其他公廩之虛大田多
稼穀不穰前此豈無於積粟我庾既盈廩維億今焉尚
可以發棠不亟救之何嗟及矣敢以紇陽夫子望吾端
齋先生如某者不肖無聞至愚極陋屢黜於有司而不
改尚期桑硯之磨四舉於吏部而後成有愧韓滉之弃

喜聞綸綍辱在門牆愧賀厦之已遲幸振衣而予進故
敢懇切而述先儒之政然後歸依而及此身之私

代賀臨江守江古崖到郡

光膺鳳檢榮領虎符上念大邦誰可任承宣之責分當
遴選正有資撫字之功和氣先庚而已孚懽聲旁達而
交慶某官才高而識遠志大而氣剛絕似乃翁僉曰父
前而子後仰惟伯氏所謂今人而古心此家學之相傳
為時流之最偉朝家重之為天球夷玉天下目之為景

星鳳凰老氏藏室道家蓬萊玉笥洞天豈應風日閤皂
福地却愛江山然而黃霸守潁川於承平之時信臣治
河南於無事之日不過振摩而已曾無葺理之難維今
清江非昔樂地粵自干戈之後遂成塗炭之場安牛犢
之業者不無望於撫綏集鴻鴈之澤者不無資於還定
市井雖漸復而無蓋之民猶露田野雖粗豐而忍飢之
腹尚雷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曷日胥室家之
慶七月烹葵八月剝棗九月穫稻何時遂耕鑿之懼因

思累政以來誰擅賢侯之譽王留耕之講求民瘼極力
救荒張松山之請免楮皮為人除害此二公所以造登
要地而一郡所以指為美談自非我公疇繼前哲行即
歌騰於襦袴佇看寵錫於絲綸某聞道最迂讀書能幾
思昔我祖嘗忝司宗爰念箕裘易染膏粱之習俾同常
布力加翰墨之工妄希科目之華不墜詩書之澤家聲
雖寂每思家學之傳世祿縱榮猶望世科之繼不謂濫
叨於秋貢至勤送上於春官奏賦入明光之宮豈能忘

於妄想出門問長安之道願指示於榮途

稼村類藁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三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通賀南安守周竹友

光膺鳳詔來頒虎符試數周行誰如竹友肯來庾嶺為
愛梅兄此君清哉斯民幸甚某官以真實地為踐履於
知行處著工夫其學問為老儒宗其文章號大手筆賦

等兩都而上突過孟堅詩自晚唐以來絕似賈島亦既
蜚英於壁水久當接武於玉堂而乃唾視九遷廉取一
郡維今橫浦乃昔名邦曾辱先儒之肯來遂脈斯道於
不朽侯今戾止士何幸歟不特理學之有傳抑且譜係
之同出然嘗怪義理相先之地胡尚有冥頑不靈之風
最是邇日以來不勝良民之害嘗以先漢而考居多良
吏之稱然而黃霸守潁川於無事之時吳公治河南於
承平之日不過撫摩而已曾無平定之難矧今綠林之

擾暫寧潢池之警粗息盜亦有道或者激之使然人而不仁胡可疾之已甚然過於姑息則易流於縱必有所好惡則斯謂之能要於春風和氣之中加以烈日嚴霜之峻將見以威而輔德自能易澆而為淳鑄鐵成金鑄頑成仁彼豈終於梗化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宜各遂於安居佇俟最聞即膺表選言觀帝綍促入從班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陞對盡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柰書生薄命歐陽子不

放其出頭雖諸老或惜其遺材然一命皆可以得志初
筮零陵之戶濫為臺幕之遊歸而再調於銓曹凜甚來
司於獄掾匪藉二天之宏覆其能一日之苟安佇快鳳
凰之瞻不勝燕雀之喜周公報魯國之政即膺尺札之
召還王勃記滕閣之文或者寸長之獲展

通賀道州守楊高峯除江西倉憲

顯被宸綸將明庾事洗清東廣昔騰提刑雨之歌臨照
西江今幸使者星之至觀瞻丕聳風來維新某官其道

則格物而致知所學乃尊王而黜伯傳孫明復不傳之
秘衣鉢此經發胡安定未發之言筌蹄其鮮舉子業持
其餘事大手筆其誰爭衡卓然以春秋而名家宜乎為
學舍之高選憶昨守春陵之日以身為吾道之宗謂上
天非偶生賢招於此邦其初意正欲闡圖書於來世偉
哉先覺開我後人乃再闢於書堂遂肇興乎祠宇新廟
奕奕奕斯所作人以為濂溪之生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士者曰高峯之賜不特為作成之地又且兼教養之方

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特侈儒宮之盛有飮其香有實其
積仍豐米廩之儲厥初養士止二十員其間為田僅一
百畝公力為之充拓士何幸而蒙成授孟子室而養弟
子以萬鍾廣哉教育侍仲尼居則曰先王之要道多所
講論至於西江持節之時是又先儒為憲之所式敬爾
由獄即曩時爭南安之囚自以為不寃猶前日辨分寧
之獄何我公之宦歷皆往哲之舊遊如此祥刑僉為得
元公愛人之意茲馬司廩又將舉考亭荒政而行時維

淳熙公持使節謂一路之命乃常平所係此七條之奏
為天下而憂矧今歲歉相仍民飢猶有願以浙東提舉
之政福我江西諸郡之人佇俟勲庸平躋法從某士林
芥爾學海漚如少習詞科未免為陸子靜楊誠齋所鄙
歸來理學未易造程伊川張橫渠之門每嘆迂回場屋
之間惟知刻苦燈窻之下四舉所廣寒之桂一日看長
安之花方陞對盡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柰書生薄命
歐陽子不放其出頭雖諸老或惜其遺材然一命亦可

以行志初筮零陵之戶濫為臺幕之賓歸而再調於銓
曹凜甚來司於獄掾匪藉幘幪之庇能無瘝曠之憂以
石生為媒溫生為才倘一經於題品如伯樂不顧匠石
不睨果何賴於提撕

通賀楊倉憲除提刑

眷隆丹宸光被綉衣自汝水而賴川屹兩臺之崇峻由
庾司而憲節聳一道之觀瞻除書方雨於九天輿論已
雷於列郡某官以真實地為踐履於知行處著工夫比

乾淳諸公箇樣人品衍濂洛正派吾黨宗師帝曰在大江之西誰能任一道之責要必得朱熹陽浙東之政然後活富鄭公青州之民我馬維駒六轡如濡爰重諮諏之寄鴻鴈于飛百堵皆作果收安集之功既績用之彌彰豈褒嘉之敢後乃今持憲有偉建臺雖明刑司廩之殊然為民立命則一禹思溺者稷思飢者固由惻隱而推臯曰殺之堯曰宥之尤體忠厚之至然嘗考章貢之為郡不能無溪峒之可憂賣劔買牛固不終於梗化好

人怒獸亦未易於革心惟當戒之用休董之用威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將見以嚴而濟治自皆化盜以為民佇看奏最於霜臺非久催班於天闕某賦才甚短議獄非長念刑期無刑此帝世好生之德而辟以止辟亦聖朝用法之仁固知恪持三尺之嚴然每有寬一分之念匪藉幘幪之庇能無顛覆之虞況夙荷於知音豈泛同於屬吏雖大梁小桷無所取材然舊履遺簪諒非忍棄所以聳聞於異渥為之深激於賀悰除江西提刑而收平

寇之功即迂稼軒之召命為南安司理而有折獄之譽
敢云薦茂叔於公朝

通賀江西憲吳恕齋建臺

恩疏天闕榮建霜臺黼座恤刑特重憲綱之寄使軺察
吏幸依德宇之光部民舞手以交懽屬吏聞風而起畏
竊以諸道祥刑之職寔為本朝立國之基惟仁於雪活
而後能體祥符之心惟能於督捕而後可副熙寧之選
欲稱九重之隆委必須一代之名流自非我公疇克是

事某官材名於赫德望斯皇其立如玉雪之清纖塵不染所負乃棟梁之重大任可勝卓然吾道之宗允矣公朝之望若學問之正大與詞藻之英華上窺姚如下逮莊騷該貫羣書之奧高摘屈宋濃薰班馬融為一家之文自躋臚仕以來旋步亨衢之闊左右司學為宰相典故具存天下事盡在都曹職任彌重彼有心於求進則何官之不為久應入侍於冕旒胡乃尚持於麾節帝曰江右十一郡之廣誰與澄清公奉天子尺一詔而來正

資欽恤上以體當宁好生之念下以遂羣黎覲德之心
載惟名門夙有家學蓋以三百篇之作皆老師宿儒所
未言十二國之風有先王遺教之尚在今也以得於吟
詠者採民隱以精於討論者為吏師強暴之侵則知穿
墉之奸所當明刑政之苛則知變風之弊所當正讀行
路之章則必能如聽訟之召伯歌泮水之什則必能如
淑問之臯陶宜岸宜獄則小宛之詠固已深於講聞無
罪無辜則巧言之詩固已熟於淹貫雖速我訟雖速我

獄斷能明辨於是非周爰咨度周爰咨謀必也洞知於利病此乃家庭之教詔與夫師友之見聞第以輔佐之才經綸之學自合即躋於紫閣詎容尚肅於繡衣行矣絲綸升之廊廟以展致君澤民之志以宏開物成務之功某文字蠢魚姓名蟻虱窮羶刻苦惟知厲志於螢燈老硯磨穿豈謂登名於鴈塔冒然干祿拙甚謀身幸哉一旦之遭逢有此二天之覆幬尚祈容察敬致飯投望夫子之墻行即仰瞻於數仞依杜陵之厦願言大庇於

萬間

代通賀陸雲西除江西帥

九陞疏恩十連宅牧天子衛中國控南紀之上游元帥
奮雄圖建西江之大閫金湯鞏固旗幟精明於惟華宗
厥有碩望賈以新語著機以文賦名胸蟠萬卷者有書
笥之稱章釋五經者預文學之選詞翰固稱雄於當代
學問亦夔出於時流俱未若唐在貞元之間時有宣公
者出嘗試觀其大畧真允合於明公起詔草若湧泉曾

侍禁垣之邃它學士皆閣筆素高詞藻之工因取奏議而觀有感今日之事君德雖無於差失改行救過之語不可不陳國勢未至於阽危居重馭輕之策不可不審以言乎財則田里竭誰與陳大盈之儲以言乎兵則禁衛虛誰與論神策之戍爪菓得官而名器濫間架有稅而賦歛興吐蕃尚敢陸梁邊備之不可疎者所當慮廬杞未聞貶竄智術之不可測者所當防苛刻之政雖未聞或謂其恤民之未至猜忌之迹雖未著或疑其待下

之非誠苟居中獻替之無人則多事艱難而誰責今也以
以擣翰之材而蕃翰以演綸之手而經綸岳牧用詞臣
蓋以得君而重元戎開幕府尤高制敵之謀亦猶抗守
西陵吳邊有所恃而固遜在南郡魏人不可得而侵使
威聲震乎大江以西則外敵自是不戰而北然而福一
路幸矣澤四海謂何匪伊茂著於外庸豈止復為於內
相某官蓬萊道山之人物楚澤雲夢之胸襟行本今天
如靄霽月光風之象文追古作有加陽春白雪之音嘗

以譜系而求諒亦嘉興之裔既有同於氏族又俱入於禁林所遇之時雖殊此心之忠則一盖明明我后非可與德宗而並言而蹇蹇王臣豈肯使敬輿之專美所以水心取其忠似鄭公而學則過東坡謂其才如賈誼而術不踈誠齋以大勇稱徂徠以能諫許固敢誦言其大節不復比數於其他如某者不肖無聞至愚極陋自揆叨恩於延賞愧非學古而入官昔嘗從諸老先生之遊皆予其進今又在門生弟子之末何幸斯逢矧鶚書嘗

辱於薦揚於鵬弁允為於際遇一編策雋有慚蠹簡之
留心四舉蜚英殊愧龍門之點額以樸樾之流而膺學
有能聲之譽以斗筭之器而蒙材可大用之褒感極于
中名浮于寔辱在門墻之舊喜聞綸綍之新少摠賀厦
之才衷猶願摠衣於丈席輒忘僭躐再叙皈依烏大夫
出師河南拔溫生於幕下裴晉公董師淮右辟韓子於
軍中敢以此身投之大造江西陸子靜幸依當代之名
師河汾王仲淹願續斯文之餘脉

代通賀京尹李肯齋

奏最外臺疏恩中禁邦畿民所止正資彈壓之才京兆
政如神妙揀精明之尹綸言一布輿誦四馳某官維岳
聲名肯堂家世學致於道造乎孔孟顏曾言發而文蔚
若歐蘇韓柳麾節屢持之後晁旒益重其名自簡注於
光皇俾馳驅於近甸謂人情莫不欲安莫不欲逸必使
臣周爰諮度周爰諮諏畀以憲綱兼之庾節蓋司廩祥
政之寄乃為人立命所關臯曰殺之堯曰宥之參酌重

輕之典禹思溺者稷思飢者推行拯救之仁既績用之
彌彰豈登庸之敢後嗣聖方新於臨御神京要在於肅
清必得韓維包拯其人俾任王尊張敞之職商邑翼翼
為準則於四方師尹巖巖聳觀瞻於一道益恢宏業即
邁邇聯某刻苦茅簷叨塵桂籍杜牧第五人賦慚聲律
之未工張倬題千佛經愧科名之非稱嘗誦劉元城看
條貫之語遂為范文正司牢狴之官此心惟務於哀矜
凡事敢言於明允蓋本朝立法未嘗嚴以三尺而先儒

嘗謂惟當寬之一分忻聞英蕩之來喜得帡幪之托雖
繆庸之是懼有覆幬之可依方千里曰王畿既在走趨
之列得萬間庇天下尚祈容察之恩

代通賀吉守王敬巖兼常平

綸音天渙絲轡星馳秉玉節以建臺風霜一路分銅符
而作郡雨露羣生部民舞手以歡呼屬吏委身於歸向
嘗考阜陵之踐阼時有良相之秉鈞其節操剛方其學
術正大具典大藩則政事出於寬厚其為臺察則議論

主于和平迨夫疇咨若時登庸偉然廊廟之器亦惟圖任
舊人共政入為鈞軸之司每取周史而觀無如相業之盛
咸有一德允釐百工上以天變為憂公則歷言乎寅畏
上以民生為念公則脩述乎飢寒論邊脩則謂其廢而
不修論人才則取其明而不刻論風俗則歸之於綜名
核實論恢復則歸之於遠慮深思用能振起治功翊扶君
德因以方今大勢揆之在昔先朝盖有聞孫克肖乃祖
某官超羣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咳唾成文陣馬風

帆之敏精神滿腹永輪雪柱之清自登臚仕以來即合
要津之立雖徘徊於州縣已顯著於聲華臯蓋分符咸
受寬之一分之賜綉衣持斧未嘗嚴以三尺之苛所至
皆清而人共推其撝愈堅而名益重左右司學為宰相
典故久諳天下事盡屬都會職任更重使於時而可徇
則何官之不為屬更化以改絃乃起賢而典庾矧常平
之為職寓大意於恤民帝曰江右十一州之氓尚茲愁
嘆公守廬陵十萬戶之郡就以撫摩往為朕行徒得君

重摘山煮海陋哉管商規利之謀發廩賑飢惻然禹稷
由已之念於一路則幸矣如四海之望何福星雖得於
鮮于霖雨尚稽於傳說青原白鷺暫煩此日之旌麾紫
閣黃扉自有當家之衣鉢矧今天變甚於淳熙之數誰
與陳禱雨之忠民生甚於淳熙之飢誰與進務農之語
邊備未能如淳熙之固誰與陳修政之良規人才未能
如淳熙之多誰與答選將之聖問淳熙之風俗歸厚今
則進身化之言無其人淳熙之恢復究心今則願忠力

之竭者誰其任行即著聞於郡最佇看趣覲於朝班然後由中書而翰林盡復青氈之舊物自簽樞而右揆再調金鼎之新元悉遵先正之規摹宏濟當今之事會萬古增光於前烈一門兩秉於國鈞魏徵之後有謦不數有唐之盛事楊震之外為秉未誇東漢之名家如某者猥以書生濫叨冗爵屢黜於有司而不改尚期桑硯之磨四舉於吏部而後成有愧韓檠之棄幸屬照臨之下少伸賀慶之私烏鵲南依自喜卜巢之有托馬牛下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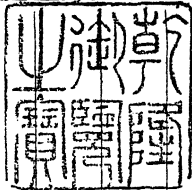
行將負弩以前驅

通賀行省參政王允中

建行省府號小朝廷下一尺書演絲綸於北門提三道
印合閩廣而西江牙纛森臨耄倪呼舞竊以明主舉賢
參政乃成夾輔之勲丞相董師集功爰重專征之責非
小事任要大檐當必惟其人乃副茲選某官丕天偉績
貫日精忠緩帶輕裘有兩叔子瓚圭拒壘又一召公歸
然廊廟之重臣出則詩書之元帥如我公者其斯人乎

於惟吾宗居多名世商為真漢相濟有伐吳功此特以
其際言固未暇於枚數迨至東晉而後延及江右諸賢
或揮玉塵之清或擅瓊林之譽或比之為風塵外物或
望之如神仙中人風流如逸少者多事業惟茂弘而已
其派又傳於汾水厥初皆出於太原載惟我公之聲猷
足證故家之文獻有公輔器則所到當起於覽作賢臣
頌則其文不減於褒蓋嘗以仕國而觀何莫非當家之
事茂林脩竹崇山峻嶺羣賢畢集往年嘗訪於蘭亭落

霞孤鶩秋水長天逸興遄飛今日又臨於滕閣遐想摩
娑於壁記方將陸續於家聲顧惟肖人得忝華胄昔丞
相旦愛狀元曾非特以勲業而相期蓋亦念譜系之同
出此周人所以異姓為後而大易亦曰同人于宗出婺
州之派而兄庭堅本實同於家譜非錢塘之族而叔羅
隱蓋景慕於詩名



稼村類藁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稼村類藁卷二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李天相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四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謝前丞相大觀文江古心舉改官

起耆英於綠野正切巖觀轉生意於洪鈞遽蒙甄錄拜
莫大生成之賜有無窮感激之私敢以寸丹寫之尺素
遥睇師塲而稽首仰干畿府以攄忱嘗聞宰執之退閒

罕與朝廷之機要若稽前代有大議則諮于家迨至本
朝雖歲舉亦得而薦始者五貢之限今焉三削之拘昔
乾道間有洪景伯享優游之福三十餘載凡薦舉於朝
八十餘人觀上天拳拳於壽俊之心其初意汲汲於人
才之地今有均為舊弼俱處鄱陽佚老之地既同好賢
之心尤切矧行矣再登於台席則于然又播於化鈞豈
期菟璫之資先入陶鎔之造伏念某志雖刻苦材極疎
愚堪笑揚雄自分為官之拓落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

翺翔靖為齟局之卑不過俗吏而已然韓蘄素守頗能
堅食淡之心況箕範所陳亦嘗聞作賊之事不待控馭
授之請翕然稱際遇之奇人皆言舉爾所知或有知而
不舉世固有求而不得今則得於不求華哉袞袞為之
剡上彼如莘老監鹽倉而但蒙學士之稱至若仲淹掌
西溪而僅得發運之薦是皆常事未是奇逢孰若玷名
夾袋之中廁跡翹材之列竊惟今世為人客者皆曰門
生詎意謏才有宰相而為之舉主因稽舊比仰企前修

李推官拒筴事之興遽見知於德遠陳權務論鹹源之
弊竟取重於雍公此皆上宰之見知正與今日而相似
其如凡陋曷稱品題姓名因鶚表以九霄聲價登龍門
而百倍偶叨末第有慚科級之騫騰殊乏寸長深愧吏
能之庸敏何所守而有廉謹之譽何所學而辱遠大之
期雖先生相與者仁義之言然君子所恥者聲聞之過
某官四朝元老一代宗師出處合大易之宜仕止當夫
子之可巨川舟楫大旱霖雨既全濟世之功上天富貴

平地神仙復取隨時之義縱欲適午橋之樂其如勞丙
枕之思喜聞疏渥於昕廷暫屈徃臨於巨鎮眷惟湘水
重於長沙在先朝曾煩冠平仲之來於近代又辱周平
園之至第聞地狹難容舞袖之回旋會即詔還佇看袞
衣之入覲方且兼收於薊菲庶幾可備於楠棖某敢不
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鞭於駑鈍期仰答於鴻私史
魏國除觀文每欲法陳襄之薦士趙忠簡還相仁尚祈
引明仲以登朝

謝江西運副劉安齋舉職司

時安齋自廣東易節江西道由南安因致飯授
不免躁進之譏剡上乃居首選

臺幕泛紅曾依巨庇職司破白豈比常員俯陳感激之
衷仰答生成之造嘗以自昔門生而考蓋有終身舉主
之依正仲為康靖所知蒙特薦而即除中祕岩叟本魏
公之客更再世而不出他門蓋飢則傍人飽則颺去者
特世俗之常而入以事父出以事長者乃子弟之職

矧平日席如天之覆幬謂此身果何地以糜捐自誓靡
它厥監在上伏念某賦材甚短議猷非長念帝德好生
非得已而立法而人情欲壽盖不幸而罹刑惟有寬之
一分未嘗嚴以三尺自顧夙歸於化治其如未脫於選
坑嘗愛前賢鄙甚小兒誇疾走又思今世或謂丈夫當
雄飛所以急於取授不自知其迫切點爾何如吾與也
取其無躁競之心由也兼人故退之亦姑示抑揚之意
匪怒伊教庸玉于成自邇來聞玉石之箴吾過矣吾過

矣如繼此背門墻之訓天厭之天厭之豈謂包荒而不
遐遺與人而不求備鵲飛三遠方嘆無依鶚薦一書首
蒙送上乃知君子愛人以德先生與言以仁以疎拙之
庸而許之以學邃文清以淺陋之識而期之以才高志
邁惟有益加所養敢云可大厥施某官人品一代之宗
師學術六經之閫奧松廳執法天家御史之不凡芸閣
分香瀛洲學士之妙選今乃以經濟羣生之手出而司
澄清一路之權嫉貪吏如嫉寇讐護善類如護桐梓可

憐鄭谷更教何處獻篇章忍使孝標飛向誰家傍門戶
遂令鬼瑣復入鈞陶某敢不圖報洪私力堅素守一之
為甚其可再自知取數之多二猶不足如之何尚賴成
終之賜

謝兩浙運判朱尚友舉改官

京畿司筴自愧駑庸永漕舉材濫叨鶚薦矧為他人之
客易而登大賢之門難蓋紫陽一脉之傳有尚友先生
者在凡經題品於繁光華嘗謂委身於人者固後進之

常擇主而事者尤大節所繫人如晏同叔范仲淹始出其門世有歐陽公蘇子瞻乃為之客況一家之文獻又萬代之宗師恭惟明公克肖先哲所以及門者衆願為受業之徒尚論諸生雖今世不多蔡元定豈無高弟如乃祖得一王力行此愚所以為樞趨而來其意實恥與奔競者伍伏念某志雖刻苦才極迂疎初筮零陵訪瀛溪之坐處再遊橫浦遡伊洛之源頭茲叨右浙之底僚又拜考亭之的嗣凡動與師門而相值亦似於道學以

有緣比修執贄之恭獲遂升堂之願即之也溫聽之也
厲不皆門外雪之嚴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覺座上春
之滿每記竇從周之述備詳先夫子之言謂耿鎮江嘗
漕兩浙二榜在客位甚好深疾干求屬吏有政績可稱
自當薦拔矧飛輓之權既一而廉訪之地又同宜乎遵
祖訓而行幸甚為鰕生之遇齏鹽已久偶焉儒級之登
鹵莽者多敢謂吏能之著豈堪撫字乃辱薦揚然而得
攀附於師牆難以此尋常之剡牘褒嘉得寵銘鏤奚殫

某官理學淵源吏師標準雖持餉節惟知體生財有道之辭儻進經筵又將舉誠意正心以告恪守家庭之舊卓為人物所宗以先師舉用有才之心為今日激勸後學之地遂令鬼瑣亦預甄陶某敢不益謹操修勉圖稱塞辟如為山一簣止不無資培植之功井不及泉尺寸間尚有望挈提之賜

謝戶侍劉斗巖舉改官

地官公舉素推衡鑑之精天府底僚遽辱菲葑之采拜

莫大作成之造有無窮感激之私敬以寸丹寫之尺素
蓋嘗伏讀鶴山先生之集真有前朝諸老之心欲以司
馬公之薦士編與夫呂文穆之夾袋冊范正獻之掌記
陳密學之薦章曾文靖公議之雌黃虞忠肅翹材之紀
錄梓而成帙名曰達賢因以知士夫行已用世之方亦
且見先正為國儲材之意不圖今日復見古風然而所
舉之非賢或者夫人之得議伏念某雖無學問頗識廉
隅讀孔門舉爾所知之辭當安定分佩伊川求者不與

之戒寧事躁圖自宜甘恬退之常豈可為奔競所化嘗
攷古人之汲引非如後日之干求舉安世者以不通書
薦紫陽者未嘗識面今乃頗移於素守至於無恥以自
媒豈知世有歐陽公蘇子瞻乃為之客人如晏元獻范
仲淹始出其門固自慚人品之不同然景慕師尊而則
一不待控馭授之請居然蒙特達之知熒然袞褒為之
價重何所有而獲鄉閭推予之譽何所長而辱器識端
重之稱雖先生相與者仁義之言然君子所恥者聲聞

之過某官道尊斗仰望聳巖瞻司徒兼五教而敷豈專
曰利宰相由左遷而進斷自此升匪伊峻黃扉紫閣之
遷方且兼赤箭丹砂而取遂令庸瑣例辱甄收某敢不
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殫於駑鈍圖仰答於鴻私劉
華老薦堯俞皆一時之遴選王巖叟事魏國雖再世以
蒙恩

謝刑侍檢正常蒲溪舉改官

醴曹竊稍自愧疎庸宰旅薦材誤蒙甄錄拜春風之披

拂大夏屋之帡幪感刻肺肝恩淪肌骨敬以輪囷之蘊
寫諸竿牘之中竊以本朝奏舉京官無一定數淳熙始
詔歲額止七十員艱哉一改之難必也五削乃可此一
職司與四常員之舉在諸選人為再及第之榮不惟通
籍於金閨亦可進班於玉筍合此最上浮屠之穎真有
願人成佛之恩儻或一簣之虧安有寸階之望伏念某
志雖刻厲材則迂疎自航宦海以來尚阱選坑之苦少
不如人今老矣空嗟歲月之蹉跎道之將廢如命何徒

重事功之感慨賤甚鹽人之職鄙哉俗吏所為每思斥
鹵之司實任煎熬之責幸韓蘄頗慣粗能堅食淡之心
矧箕範所陳亦嘗聞作鹹之事因仰思於先正固有屑
於是官葦老監衡倉而得學士之稱仲淹掌西溪而蒙
運使之薦至若陳權務論鹺源之弊亦取重於雍公李
推官拒筴事之興且見知於德遠遂啓覬覦之想仰希
造就之仁冒然力抗於丹忱或者俯垂於青盼離鷺鳥
之羣而騰一鶚莫難五剡之齊詠騶虞之什而發五犯

豈謂一朝而獲何所能而譽之以學力雄贍何所養而許之以性姿粹明熒然袞褒為之價重某官宏深而肅括愷悌而慈祥念惟內惟貨惟來當審克者有五事而庶言庶獄庶慎戒勿誤者凡兩云深懷以辟止辟之思能致聽訟無訟之化至於以宰掾而通知三省之政以銓曹而公持九品之衡匪伊峻黃扉紫閣之遷亦且兼赤箭丹砂而取詎期庸瑣例辱陶成某敢不永堅乃心不易所守誓益殫於駑鈍期仰答於鴻私諸侯薦人與

之諸侯大夫薦人與之大夫固無是事衆人遇我報以衆人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敢負此恩

謝浙西提舉倪放齋舉充文華科

初舉改官削至舉員已足遂醵回改舉

斗下光芒企晁董倫魁之彥天邊剡薦玷游夏文學之科方自慚錦卷而還忽又拜袞褒之寵感甚一之而至再難乎二者之得兼輒陳狂斐之章端寫輪囷之謝嘗即薦舉諸科而論無如文華兩字之榮必其人之卓犖

英奇與所學之汪洋磅礴自先秦以來未見之典籍何書不貯於胸中由柳開而下一變乎繪締其筆獨追乎古作夫然後可以當士衡作賦之譽可以擅孟堅摘藻之名必若而人乃預茲選豈應庸瑣亦忝薦揚伏念某以老門生逢舊座主詞非明水誤為陸宣公所知文不阿房嘗辱吳武陵之薦昨者僭申於竿牘初非求售於門牆有此殊知居然送上自惟凡陋已叨五鶚之齊飛又拜吹噓幾若六鰲之連掣幸合浮屠之穎遂還合浦

之珠縉衣宜改為兮荐辱品題之賜黃裳文在中也愧
無綴緝之長况造物所忌者文人之名而聲聞之過者
君子所恥少年氣壯固嘗夢李白之花老去才慳似有
奪江淹之錦試以昔人而攷孰擅宗工之能合二晉而
言惟陶淵明歸去辭自三代而下獨諸葛亮出師表至
若范文正岳樓記不能免小說之譏韓昌黎聖德詩猶
且議少時之筆以郭公甫過錢塘所作而或謂其七分
是讀以蘇東坡記寶相之藏而或謂其一字未安不知

明允者疑短於詩妄議子固者欠工於韻如此而俾膚淺之學預著作之科是凡物而儕之鳳麟下乘而埒以騏驥詞林之雋非一條永人物者不能館學之需必五色雲科名然後可某官道任天下之重身為人物所宗謂董試別闈曾放此人一頭地之出豈掄材當道不思昔時好腳跡之稱方且推廣盛心獎進後學遂令弱質例拜美褒然而華藻之勝者實意之衰辭語之工者世道之薄某惟當講求至理剝落陳言文章於道未尊敬

誦后山之句科舉之外有學當求挺之所云

謝湖南憲胡願齋特薦八士

舜闢四門丕闡招徠之道周有八士例蒙吹送之恩昔
已叨一紙之春風今遂成兩章之秋月澡身受賜拜手
脩辭恭惟嗣皇纘服伊始明詔百辟求賢為先咨爾三
事大夫凡我有官君子各欽乃職爰舉所知其培植人
才則有取乎咸平之初其涵養士氣則景慕乎淳熙之
盛大者光明俊偉小者正直靖共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聖天子既旁搜而博采大木為桷細木為桷賢宰相又並蓄以兼收盛哉古風見於今日某癖惟嗜古樣不入時每思父生師教之身當佩聖經賢傳之訓惟知朴實人每指其迂愚粗守廉勤已何求於知遇誤蒙甄錄特與吹噓豈期牛馬走之微得兼魚熊掌而取以木強之拙而許之以操守甚介以膚淺之愚而予之以才學俱優燧乎華袞之褒寵甚緇衣之意辱知固厚揣分奚堪雖公舉非私僉謂可齊於元凱然謏才有愧恐難並美

於隨騶某官廣大包之量以容人持謙柄之平而稱物
凡薦皆方廉恬退之士張忠定之知人所引多公正忠
厚之流韓魏公之報國遂令嵬瑣更入陶成某敢不思
稱所蒙益堅此志誓不移於素守期無負於殊知大臣
法小臣廉當體父師之誨鄙夫寬懦夫立願堅節操之
持

謝湖南倉李亭山舉從仕郎

烏幕綴員萬間廣厦鶚書薦士一日九霄過蒙特達之

知不啻生成之造謹憑尺素歷寫寸丹嘗考自職令之制肇始於建隆而選人始定於舉員自職幕之薦申明於景德而選人尤嚴於舉主所以三紙關陞之限有甚五刑班改之難於是契好綢繆夙昔有舊者其舉曰私親故干求彼此交薦者其舉曰互挾貴而問者蒙劫舉之謂惟賄是求者成鬻舉之風曾未若器之為涑水所知其交以道仲淹本元獻之客所薦則公不圖古風復見今日然必頌於名勝始無玷於品題苟非其人或得

而議伏念某一燈辛苦四舉間關雖王嗣宗為狀元幾
在臣勝矣之列柰楊大年典貢舉巧為不休哉之辭大
廷之親策謂何公道之晦冥甚矣然科目特一時之擢
若名節乃大義所關惟自勉於此心求不負於斯學幸
甚泛芙蓉之水盍然先桃李之春冀北之野非無良乃
從隗始湖南之幕固多客誰在王前何所學而與之以
文博殿廬何所取而稱之以評重鄉國銳其進必速其
退豈肯由捷徑而行遠乃猷斯裕乃寧敢不佩昔人之

訓細味褒揚之寵大非庸瑣所宜某官王振而金聲準
平而繩直道家蓬萊老氏藏室遍躋華要之途翰林主
人子墨客卿盍掌絲綸之命仍借庾臺之重尚持使節
之光漸漸之石維其高不憚岳山之峻皇皇者華遺以
禮廣為楚俗之詢遂使鰥生獲歸鴻造某敢不益堅素
履仰答盛心舉所知舉所不知幸遇大明於公道觀所
主觀所為主尚期無玷於師門

謝湖南憲王學可舉縣令

烏幕贅員托萬間之廣廈鴻鈞播物同一氣之陽春曾
微寸善之可勝乃辱殊知之甚腆澡身拜賜稽首修辭
嘗攷建隆景德之間最重縣令幕職之制其始則舉員
之定厥後則薦主之嚴昭然定法之垂皆為選人而設
所以三紙關陞之限不啻五刑班改之難於是急於求
售者掃舍人之門不以為羞速於嗜進者上宰相之書
不以為恥曾未若內舉不辟外舉不棄者為大公為至
正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非苟合非苟容然須得於名

流始無愧於僉論苟非其稱或得而譏如某者讀書不多聞道最晚一燈刻苦宋宗之窓未雞四舉間闢禍衡之薦屢鶚晚方未第殊負夙心雖王嗣宗為狀元幾在我勝矣之列李楊大年典貢舉巧為丕休哉之辭大廷之親擢謂何公道之晦冥抑甚然科目特一時之耀若名節乃大義所關挈來泛於紅蓮敢濫叨乎翠剡既有出門下之幸何啻送天上之榮氣剛大塞兩間於直諒乎何有文昭回飾萬物豈藻麗之敢言愧經畫之罔功

於賢勞而有愧感甚綉衣之造燧馬華袞之褒揆分僥
踰撫衷感激某官其業則大科異等為今之命世真儒
周爰咨度周爰咨諏夙重騏驎之遣雖速我獄雖速我
訟肯容雀鼠之奸然且以收拾後學為心以主張斯文
自任遂使至微之鬼瑣亦皆獲囿於陶鈞某敢不永佩
作成益堅稱塞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既已辱於殊知
凡號門生不知恩非人誓不忘於大造

代謝判宗趙庸齋舉縣令

大宗維翰夙欽麟趾之英先生與言遽拜鶚書之寵喜
踰所望感極而慚嘗數淳祐之正人伏讀庸齋之奏議
其忠勤懇切其議論和平言三老則自李而徐皆當世
之典刑薦八士則由蔡而牟俱明時之洪碩或比之精
金美玉或譬之鏐錙干將或以其真見深識而有靈著
神龜之稱或以其高蹈遠引而有景星鳳凰之譽以節
槩聞者指為銀山鐵壁以廉潔著者目為玉壺冰清以
良藥妙劑比有用之才以寒松勁栢言特立之操方今

邊塵烽火人物晨星正需若人與吾共事列之侍從則
可以謀王斷國坐之廊廟則可以致君澤民亦猶王文
正再剏二十人如王曾呂暨諸公皆重望陳古靈一藁
三十士自司馬韓維而下總名流必得斯人不負所舉
豈期嵬瑣亦與陶鎔謂有可以薦揚初不問其微賤某
箕裘是襲鉉槩非工共伯氏之一燈妄希遠業充嘉賓
之三賦思續前功偶因延賞以入官聊復司征而竊祿
豈謂不遺於一介乃蒙送上於九霄職業罔修有愧吏

能之敏甚詩書粗習孰云儒藻之燦然得之若驚何以
克稱其官朝廷元老海宇儒宗其學尊主而庇民其才
開物而成務道原深造孔門君子之中庸封事屢陳漢
室宗臣之忠鯁粵自立朝之後凡幾告君之章或歷歷
乎排奸之辭或懇懇乎括田之奏憶昨歲逢於己酉時
維日食於壬寅舉世莫不憂危滿朝類皆緘默惟公蹇
蹇而諤諤其言炳炳而琅琅且謂其本在明德新民其
要在復古修政戒私欲而植公道屏陰濁而扶陽明五

十八

辱殊知其敢不刻以品題勇於砥礪仲由可宰千室邑
此時辱剡於公章荊州不願萬戶侯曷日得依於此地

代謝淮西帥李愛梅辟幕

慕李膺之名宿已懷於飯向起袁安之卧今獲園於陶
成慚非佐幕之才端出轉鈞之造輒陳淺陋少叙輪囷
竊以烏大夫鎮河陽首搜羅於溫造裴晉公使淮右先
招致於昌黎或隆禮而聘孟容或下車而辟文舉皆所
以極一時之盛選為多士之偉稱恭惟帥閫之尊盡護

邊隅之廣為九重開大幕府選羣吏如小朝廷必謹揀
於其人始無玷於所職孰云庸瑣可備使令伏念某學
本闕疎志雖刻苦鋪盡光陰於紙上空懷抱負於胸中
少也燈窗辛勤萬狀老於場屋蹭蹬一官自慚樸簞之
微又迫桑榆之景然功名未了每思據馬援之鞍矧膺
力尚強猶幸健康頗之飯雖年少未容多遜况晚節尚
有餘香第素無婉畫之能又邈在窮邊之所入黃茅之
鄉而作從事已是浪遊泛紅蓮之幕而為元寮茲蒙剡

上最是東安之為郡係乎北鄙之要衝非智謀若子儀
曷副典籤之選必文章如杜博始堪記室之除處以非
才難乎善後某官道兼文武學貫古今建籌邊樓智略
出文饒之上陳破敵策規模有伯紀之風不特江淮為
之知名將使沙漠聞而破膽佇看金湯之固入調鼎鼐
之和况藉甚季方又世龍門之科第而謏然仲子得聯
鴈塔之姓名惟知修屬吏之恭非敢叙同年之好某敢
不力圖報稱勉效馳驅望蜀岡之高地之相遠促齊丘

之戍心以為期

稼村類藁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稼村類藁卷二十五

元 王義山 撰

啓事

除架閣謝平章賈秋壑

司筴何官敢望玉班之綴轉鈞有造濫叨金耀之榮拜
上公特地之挈提軀生意忽春於老朽輒厘子墨瀝寫
寅丹嘗考我朝故府之儲率皆當代英游之選或以郎

曹而領是為要路之津有杜起莘繇買務而除是官若
李公浩以教授而擢是職蓋名公鉅卿自此而升非者
儒宿學不在茲列未聞尾瑣而可躡遷伏念某大欠讀
書何為末役間關四舉硯雖鐵以亦穿忝竊乙科選如
坑而未脫鄙甚置身於醯局難乎奮迹於宦途分甘為
拓落之官夢不到清華之地負材膚淺凡事皆牽補而
為處世迂疏此輩當高束以俟果何補於實用徒爾
贅於明時黃筮裹鹽自笑驢車之服紅蓮依幕嘗為驚

輩所蒙翻成不了之痴兒倍費曲成於元老遂令全璧
罔有微瑕第虞未贖於舊愆遽辱特頒於新渥載惟主
管文字之任將以培植館閣之才若稽漢世之官則為
掌故其在周卿之屬是謂司書伊所任之匪輕非其人
則不稱敢期庸謏獲玷選掄貯笥腹空未易究挿籤之
軸看書識淺誰能閱盈几之文始聞命以戰兢終佩恩
而感激真為竒遇曷報隆知某官為帝者師任天下重
函三為極一身撐柱於乾坤明兩作離双手捧擎於日

月有功再造與國同休其任怨則王文正之明其抑
僥倖則杜祁公之勇尚爾兼收於冤瑱使之各效於走
趨其敢不仰稱陶鎔益思勉勵謹藏都籍惟當守周益
國之言不出他門願終作韓魏公之客

除架閣謝叅政章杭山

成事別頭已拜品題之造升華故府又蒙拔擢之恩頂
踵皆出我公際遇無如今日敬憑子墨瀝寫寅丹故嘗
考官制於我朝以此待當時之名士或以郎曹而領是

次子可與子

有機緣倍費造就載惟主管文字之任將以培植館閣之儒若稽漢初已有定法必經術兼通者方補是闕必文書遍睹者乃典是官腹不笥經未易究插籤之富眼非炯月豈能盡盈几之詳非老師特地於提撕何生意復春於哀朽如父母愛其子恩斯而又且憫斯縱天地生此身覆我者不能載我蓋坐門墻之舊此通今古而然未有若茲備極其至某官正心誠意之學調元贊化之才禹成功臯陶矢謨參預政機之密周為師召公相

右佇看揆席之新凡羣才均在於蓄收獨弱質荐蒙於
成造某敢不恪共乃後無負所知小子無取材幸園師
門之甄錄參政行且相尚祈化冶之陶鎔

除架閣謝樞密陳靜觀

仰北斗之魁曾依龍榜轉東皇之造又入鴻鈞自惟至
陋之謏才乃俾濫司於故府感恩踰分拊已增慚嘗考
國朝金耀之藏是乃人物珍儲之所或以郎曹而領實
為輝路之津蓋名公鉅卿自此而升非老儒宿學不在

茲列未聞尾瑣而可躡遷伏念某學海漚如士杜介爾
塲屋間關於四舉殿庭忝竊於乙科堪笑揚雄自分為
官之拓落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翱翔猶記殿上一聲
雷繞之時嘗有日下五色雲呈之瑞廷試進士第二已
豫為陳福國相業之覘吾榜得人最多深有愧王文正
德量之重多少慶青雲之得路孤寒尚黃箬之裹鹽惟
知安污濁之卑何敢作清華之夢至若主管文字之職
將以培植殿閣之需周曰司書漢為掌故必得博古通

今之士以儲謀王斷國之才蓋所任之匪輕非其人則
不稱每自慚於猥瑣獲濫玷於選掄貯笥腹空未易究
挿籤之軸看書識淺豈能閱盈几之文儻非力賜於品
題焉有殊常之遭際靖惟庸陋端出甄陶彼李絳薄待
年生且忍發四海偶同之語如昌言已居樞府猶不忘
衆人會飲之懽皆我公念鴈塔之題俾小子忝鸛梁之
處某官科名晁董學問顏曾張樞密督師正賴運籌於
帷幄司馬公入相行將對秉於鈞衡然猶兼取於桷櫨

亦且不遺於葑菲遂令凡陋獲預蓄收某敢不仰稱作
成益思勉勵聚聿雲閣每觀壁記以有慚望紫薇垣肅
拜台躔而知感

對移謝平章賈秋壑

余在京幕時福邸為大宗正行下臨安府追寧
國府黃貽慶為一宗室告其罪余適當筆擬牒
寧國府追解廟堂以不合不申聞朝廷擅行追
解羈管人一日劄下漕司者五令具析至有不

有朝廷脫誤大尹之語此蓋省吏借此攻京尹
且宗正司行下不言黃貽慶係羈管人京尹申
廟堂乃知元據出於余之筆都司擬吏劄行官
合不降罷蒙平章判云王帥僉乃一好儒者特
免降罷劄如對移以此啓謝

謫才佐幕自速譴尤大造轉鈞遽蒙寬貸小吏固存全
之地上公真溥濟之天格修駢驪之辭敬展輪囷之謝
嘗惟天下之事千里之謬其失在一差古人所言九州

之鑄亦難成此錯矧大府剗繁之劇以迂儒贊畫則疎
小有材者當之不敗事者鮮矣伏念某一寒自守百拙
無庸非元甫其人安有精簡牘之譽之子韶之識豈能
免胥曹所欺偶因閱訟牒之間豈料為奸言之惑亦緣
潦草誤認黃花自謂蠹官烏敢肆幕中之辨無端驚輩
類皆籍紙尾而書明審之意謂何鹵莽之過茲甚用違
是訓而誤庶獄昧周公立政所云不察其差而從偽辭
背安國呂刑之釋本亦無心之過初非有為而然誰令

宵人致誤大尹輒追械士廉于獄孰不議渭州部署之
專重羈置冷清之誅要必待開封推官之奏居然執筆
敢爾移文誤以羈管而為編管之人輒因具析而控辦
析之悃君子之過如日月敢借為書生緣飾之辭王者
之法如江河尤幸遇元老奉行之恕不特免譴訶之責
反過蒙獎拂之褒保全待制不降官盡出范文正之力
對移指使便執挺當遵朱夫子之言縱使糜捐亦難報
稱其官手扶日轂功蓋坤維以一身佩吾國之安危為

斯世作人才之宗主正心誠意致知在格物四書已久
於用工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一物不令於失所大矣
更生之惠甚於再造此身某敢不痛改前非力圖今是
雷雨解救過宥罪既能體九重欽恤之心天地泰包荒
不遺其敢負洪造曲成之賜

對移復職謝平章

書生罪重山岳為輕元老恩深江河尤淺其青氈之復
舊拜洪造之又新稽首修辭矢心推謝嘗謂親之於子

豈專事於鞭笞天亦何心特有時而霜雪蓋皇極無棄
人之理故大易著宥罪之爻有能自訟其非可在赦過
之列伏念某強名曰士大欠讀書半生刻苦於燈窗四
舉間關於場屋殿廷覆考幾於續王士則之甲科臚唱
傳呼幸爾玷蘇子瞻之乙選少已在不如人之境老猶
有未了事之癡箱紙尾而書未免犯昌黎記藍田之戒
取案牘而閱悔不學歐公處夷陵之時偶因訟牒之緒
遂為胥曹所惑樊可範自壁山而敗本是勒停之廢人

郭忠恕有乾州之羈何乃擅離於貶所皆幕府不加於
詳審在廟堂難已於施行雖罪在必誅豈虛辭之能飾
然過猶可改患無路以自新仰惟元台又一大造謂衆
人欲殺其誰有意於憐才况一夫向隅豈忍滿堂之皆
笑姑從薄罰且辱殊褒蓋蒙稱獎於他人者未足多而
經品題於宗工者豈易得學如介甫猶難當純儒者之
稱文不蘇洵何以得老秀才之譽自惟庸瑣有玷掄揚
載惟已換之頭銜仍舊本來之面目爰籲鈞天而請果

蒙化地之憐師古復為故官敢忘後戒杜牧得洗前過
盡拭舊痕雖叢百喙之多難述寸衷之感某官三代良
佐六經老師再乾坤開闢之勲一官府平明之體爵馭
貴祿馭富惟徇乎公靡徇乎私功疑重罪疑輕寧過於
厚無過於薄謂小吏既知於循省則公朝當示於寬洪
某敢不勉自操修力圖報稱過也如日月之食深有愧
於斯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誓不忘於此德

先岳書記改辟行在糴場謝京尹趙常庵

邊幕贊籌翻思鑄錯京畿司糴多謝轉鈞敢覬望於斗
升冀躋攀於分寸捫心知感稽首修辭伏念某為儒而
迂聞道也未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方陞
對直言司馬公亟稱其入等柰書生薄命歐陽子不放
其出頭雖自甘甲第之卑猶幸玷乙科之選亦嘗究心
理學柰莫窺程氏之涯妄習詞科未免為紫陽所薄獨
鬱鬱其誰語將皇皇乎何之問選此來殊左其計不善
巧圖於暗闕妄求贊畫於光山誰推以柳易播之心遂

起得隴望蜀之想爰即師門而歸向仰祈化冶之陶成
乃蒙吁寒谷之春無復有窮途之嘆載念糴場之設均
為京局之榮如茨如梁乃求千倉喜遂大田之稔為酒
為醴以洽百禮釀成萬戶之春然而筦庫之司純乎近
利理財之職易以膩人幸於理欲以精明粗尔公勤之
能守却胡奴之米寧羨滿船畏老婢之驚肯甘媚竈嘗
謂真卿未必有乞米之帖每思淵明何嘗作山飯之詩
侏儒飽而臣飢鄙哉不恥瘦妻僵而子仆久矣安貧吾

腹寧有殷其雷之聲此心頗慕揚之水之潔然亦當為
之事初非有冀乎名況辱在于門牆盡愈堅乎節操某
官躬所履者粹庵以常而稱一廉徹底之清無波止水
萬變不移所守勁草疾風自司尹正以來惟尚仁者之
政肯如仲郢肆為彈壓之威每笑素安一切嚴明之治
邇者民食頗艱於回幹都人正賴於撫摩惟公軫惻憶
之心凡物圓生成之賜思由已飢思由已溺既廣推拯
救之恩予欲汝翼予欲汝為行即任贊襄之寄方此搜

羅於人物俾之奔走於事功遂使庸凡例蒙甄錄其敢
不恪共乃職圖報所知對日月之清明稱緇衣之改造
元戎自辟而命於天子既獲玷於使令國士待我而報
以衆人是有幸於眷遇

辟鹽場謝丞相馬廷鸞碧梧

掄才別省夙蒙衡鑑之公司筴京畿端出陶鈞之造等
莫大挈提之賜再此生覆載之恩爰瀝寫於寸衷敬樞
趨於丈席伏念某士林芥爾學海漚如文不阿房曾辱

吳武陵之薦詞非明水誤為陸宣公所知論無東坡言
刑賞忠厚之至而以有學力批策無紫陽為國家措置
之長而以識時務取非假朱衣點頭之力且免紅抹勒
帛之羞非蒙青眼之品題必致白首之淹困嘗以自昔
門生而考類皆委身座主之依就中書而見者有好脚
迹之稱為宰輔所期者有傳衣鉢之語固自知其非稱
姑輒誦於所聞矧厄於仕路之崎嶇亦甚矣選坑之沈
陸可憐杜老何時得路以翱翔堪笑揚雄自分為官之

落拓誤辱知於京尹蒙剡上於辟書倘非念壬戌之陶
成又安有甲寅之報可顧惟齟局即古鹽人柰征筭非
長未慣通於齊筴幸廉勤粗律頗能守於韓蘊肯令嘆
起於蕨甜當使詩歌於箬裏某官弘深而肅括恭懿而
惠和臯陶入相而矢謨協贊雍熙之盛召公居右而安
保共圖寧救之勲雖勇為綠野之遊猶念及蒼生而起
憶昨首南宮之選衆皆以台輔而期若稽本朝厥有先
正歐陽公晚躋政府范景仁位至端明名雖冠金榜之

題身未到黃扉之地惟王沂國嘗魁禮闈韓魏公以德
器深厚推其賢王文正以進退詳明稱其美槩以我公
於前日同乎當代之名臣然且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
門大布公於斯世名一藝者庸占小善者錄無不遇之
棄才其取數已多撫衷知感審傳說之象喜再覩調和
鼎鼐之新舉膠鬲於魚深有望造就門牆之舊

辟新喻令謝邵守李菊窩

登李膺之龍門未諧披覩飛王喬之鳬舄實出吹噓以

言介紹則無又匪趨承之舊拜手讀箋天之剡鞫躬懷
伏地之慙嘗謂端叔從東坡遊乃門下士師魯就仲淹
辟本幕中人此皆舊知未為美事俱未若孫中丞汲引
何待呈身王公旦薦揚豈皆識面不待既見之後無非
相與以心曾謂今時有此奇遇伏念某士林芥爾學海
漚如場屋間闕偶玷昌黎之四舉殿庭叨竊濫廁穎濱
之乙科昨再調於銓曹俾與聞於讞議與運使爭疑獄
何敢希周濂溪辨南安之囚微司理幾誤人竊有志王

保衡平許州之案豈特寬之一分而已未嘗嚴以三尺之苛詎意誤蒙部使者之知兼辱賢太守之遇謂縣令乃承流宣化之職惟君子有學道愛人之心不量宰邑之非才乃以薦書而特辟叨踰甚矣庸謬柰何載念渝川舊為壯邑憶昨曾遊之日正值承平之時硯匣生塵丈書簡寡古廳無訟田里相安夫何比年以來豈勝多事之嘆得非人不潘岳不能種河陽之李學不子賤不能鳴單父之琴矧當困弊之餘尤費爬梳之力辱使令之

備至懼駑鈍以難勝某官傑然為當代所宗見者謂名
父之子問學如長江大浸匯而成淵材器如龍泉太阿
爛然燭斗自合首班行而立豈宜躬州縣之勞而乃唾
視九遷之榮廉取一麾而出清江碧嶂暫焉森畫戟以
凝香金馬玉堂行矣取青毡而出色尚念凋殘之邑可
無經理之材遂使踈庸獲叨委寄某惟當力推行於所
學期無負於斯民以慈祥愷悌之心集安靖和平之福
舊令尹之政非所願聞好官員之稱敢不自勉

江西道儒學提舉謝叅政王允中

鶚泮備員久甘獨冷鴻鈞播物詎意先春是雖拔一士
於尋常然實關一道之觀聽此第一義已快衆心粵從
判三極以至今未有捨六經而能國蓋以其文可以經
天而緯地其學可以尊主而庇民可以為大造立心可
以為生民立命可以為前聖繼絕學可以為萬世開太
平在昔成周設大司樂謂秀民難與凡伍故當時掌以
專官迨夫王化之已漓甚矣人才之不古戰國之士皆

於客乎取兩漢以來出於吏者多唐所尚者辭章宋亦從而科目斯文弊矣而國隨之仰惟明時嘉惠多士於各道而置提舉俾善類皆有宗師伏念某學海漚如士林芥爾四舉斫廣寒之桂一日看長安之花自甘落拓於官途敢意超躋於朝列國子先生入太學慚無訓導之功吳興弟子多賢才愧乏作成之力曩者重來於黌舍幸而粗穆於輿言人不履常而乃任徐州之教賢非安定豈堪為湖學之師彼蓋為旦評之所推所以歸鄉

校而無愧老夫雖耄先民是程顧何修等而上之蓋靡不自此升矣有是遭逢之幸盛哉特達之知某官以身載道而南其名如斗之北自生民以來所未有之盛為大江之西不恒覩之官有一飯三吐哺之謙無諸侯不揖客之傲續斯文於將喪噓吾道於既灰遂使疎愚亦蒙甄錄某敢不益堅素志圖報殊知委中書選差儒官蓋不輕於卑職令運使提督學事深有愧於非材

差教授謝叅政賈鹿泉

杏壇絕響誰主斯文薇省銓材又新吾教上欲接諸儒
於既往下焉衍一脉於方來此為何時而暇斯舉敢以
寸丹所蘊寫諸尺素之中嘗謂道不常如三代以前之
時天必預擬一人以當其會因以大賢出處而考莫難
吾道絕續之交漢創業以來使無伏生者出宋渡江而
後不有尹惇其人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典謨之書而
經生學士於何而求義理之說此天地國家所寄命非
章句口耳之謂儒矧今下車訪箕子之疇說書無陸賈

之輩倘我公之不作將道統之焉歸當今舍我其誰惟
一孟氏生民以來未有願學仲尼使六經諸子復見於
今而三綱五常不墜於地此真有大造於斯也所謂障
百川而東之伏念某為儒而迂聞道也未試文場屋至
四舉以方成對策殿廷居乙科而有忝知科舉之外有
學愧道德之負初心頃繇薄官以來頗為諸老所許國
子先生入太學嘗粗見之謂明吳興弟子多賢才今又
私於叔父某官超世俗而立於獨負名教而責之身為

大造立心為生人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嘗愛橫渠此言似為皇王而設豈圖鬼瑣獲園甄陶其
敢不仰體殊知益堅素志傳道授業解惑愧無韓愈之
能博學審思力行益廣子思之教

代謝江西倉趙端齋辟正將

辟書上達愧無韜略之長成命俯頒俾服戎行之役僥
踰已甚跼蹐靡遑輒陳竿牘之恭仰答鈞陶之賜竊考
將員之置聿自元豐以來合西北而論則九十二人即

東南之區亦一十三將至若獨員之制列于各郡之間
此又乾道之初特從密院所請皆所以整齊卒伍輝耀
威靈或以其沈毅而善謀或以其剛明而能斷或虎頭
燕頤而有封侯之相或龍韜豹畧而有制敵之謀或工
於訓練而紀律為之精明或長於擊刺而器械為之犀
利豈有名為舉子號曰書生素無武略之長俾任師干
之寄蓋以柳渾儒士乃深識於戎情元凱文場且兼稱
於武庫富弼畫朔方十二策仲淹有胸中百萬兵余襄

公平廣右之蠻虞忠肅奏江上之捷圍棋而勝者謂之
能鎮服長嘯而却者謂之有籌謀橫槩賦詩者稱一世
之雄憑鼓草檄者激諸路之進讀左傳於延安方戰之
時才當八面序春秋於吳寇始平之際者凱奏九重是
皆博古通今故能運籌決勝豈應庸瑣可副馳驅如某
者累舉無成寸長奚取念至危者軍旅之事可輕付於
章句之儒嘗慕叔子之風相從緩帶恐為高瓊所誚何
不吟詩顧羽檄之交馳嘆毛錐之馬用某官道高而立

於獨氣大而養以剛望其英標凝然泰山喬木之重提
此文印鑑乎黃鍾大呂之音以平易可近人處心以忠
恕不違道為學曩者嘗居於朝著胡然出守於侯藩雖
白鷺青原良以賢刺史而重然王堂金馬正需真學士
之除既政最之上聞宜綸音之促覲乃疏恩於北闕仍
秉節於江西帝曰欽哉召伯之堂陰未改民亦勞止中
丞之轂糴疇咨矧今十一郡赤地之餘甚矣億兆衆倉
生之困朱文公之使浙首拯流民趙清獻之治杭亟推

荒政此今日之急務亦先生之本心豈特為一路之福星行即溥四海之霖雨猶念邊隅之警預思將畧之難方碧油幢下之需才惟先所急豈白面書生之不武可廁其間自慚公瑣之微獲在使令之末某敢不益求刻勵勉副提携幕府開而所辟皆儒既獲備董戎之列天下危而注意在將尚期殫報國之忠



稼村類彙卷二十五

荒政此今日之急務亦先生之本心豈特為一路之福星行即溥四海之霖雨猶念邊隅之警預思將畧之難方碧油幢下之需才惟先所急豈白面書生之不武可廁其間自慚么瑣之微獲在使令之末某敢不益求刻勵勉副提携幕府開而所辟皆儒既獲備董戎之列天下危而注意在將尚期殫報國之忠



稼村類彙卷二十五